

萨满教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人生仪礼*

色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本文认为,人生仪礼是在人生的重要转折时期或危机时期,如生死婚嫁等一个人一生中具有特殊意义的阶段上举行的民俗仪礼。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各种人生仪礼活动几乎都和萨满教发生一定的关系。

关键词: 萨满教;北方民族;人生仪礼;萨满遗俗

中图分类号: B9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 5681(2001)02 - 0093 - 03

On the Saman and minority nationalities' life ceremony in the north of China

SE Yi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life ceremony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folk customs' ceremony like life and death & marriage in human life's important turn or crisis period. In the nationalities believing in Saman, various activities of the life ceremony almost have a certain relation to Saman.

Key words: Saman; northern nationalities; life ceremony; the Saman customs which have been handed down

人生仪礼是在人生的重要转折时期或危机时期,如生死婚嫁等一个人一生中具有特殊意义的阶段上举行的民俗仪礼,在社会人类学上称为“通过仪礼”。荷兰社会人类学家范杰内普在1909年出版的《通过仪礼》一书中曾把人生仪礼划分为分离仪式(即与原社会关系脱离隔绝的阶段)、过渡仪式(即从一种状况进入另一种状况的中间阶段)、整合仪式(与新的社会关系结合为一体的阶段)三种基本类型。

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各种人生仪礼活动几乎都和萨满教发生一定的关系。不论是在人的生死危机时刻,还是在婚嫁丧葬等重要活动中往往都需要萨满来参加或主持仪式。以达斡尔族为例,在生育和丧葬仪式中萨满扮演着重要角色。达斡尔族萨满有斡图士、巴日青、巴日士等不同的等级。巴日青主要主持产科,即以产婆的身份而存在,多为女性。

接生前要祷告“娘娘神”,让婴儿平安无事地降生。接生完了还要祷告,让幼儿消灾避难,平安成长。在小孩中流行天然痘病时,要求每家画娘娘神的画像进行祭祀。巴日士主要祭祀“斡麦”神,并主持斡麦神的祭仪。养育子女难的家庭请巴日士作“斡麦拉白”仪式,孩子从5岁到11岁的“出斡麦”期间,具有斡麦神即巴日士的孩子之资格。有些人让孩子做斡麦神之子的时候,还向巴日士请求新名字。

在蒙古生育习俗中也有与达斡尔族相似的萨满遗俗。过去,大多数地区的蒙古族接生婆往往由女萨满——巫都干来充当。至今在巴林等地蒙古族方言中仍用“巫都干”一语来称呼接生婆。据笔者调查了解,在科尔沁蒙古地区生育习俗直到解放初期仍由萨满来充当接生婆,遇到妇女难产的情况,萨满要爬到屋顶上使劲跺脚,以此来催生。据当地民众介绍,这种催生术确实比较“灵”。在科尔沁地区的育

* 收稿日期:2001 - 02 - 26

作者简介:色音(1963—),男,蒙古族,内蒙古科左后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儿习俗中还有一种叫“宝格达额莫根塔赫拉嘎”(意为圣奶奶或神奶奶祭)的习俗与萨满教密切相关。过去,在科尔沁蒙古地区的儿童疾病中天然痘和麻疹较普遍,几乎每个儿童幼年期都要患上麻疹。所以蒙古语中用“花儿脱拉乎”或“麻疹脱拉纳”(意为渡过麻疹关)来称呼儿童的麻疹。为了预防和控制麻疹,过去一般每年都要给没有打过预防针的儿童接种。在科尔沁地区,每年给儿童接种之后的第18天举行一种叫“奶奶扎拉乎”(请奶奶神之意)的简单仪式,以求儿童一生平安、无病无灾。有些地方还称这种仪式为“奶奶宝格达塔赫乎”(意为祭祀奶奶神)。这种仪式一般由萨满主持,时间为每年的春季,场所一般选在离村不远的长有古树的地方。届时萨满要头戴法冠,身穿法衣,击鼓诵唱祈祷文。

与萨满教密切相关的另一种人生礼仪。人死后,尤其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下,请萨满对尸体进行消灾净化处理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萨满也要参加和主持一些丧葬仪式。以达斡尔族为例,萨满除了主持死去的老萨满葬礼之外,还可以参加一般人的葬礼,并且根据正常死亡和非正常的不同死因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一般人的葬礼上,他以萨满的身份参加,并一定要进行巫术活动。对此,在海拉尔群体中局限在两种场合。一种是被雷电击死的人,另一种是患一种叫做敖尼·额兀勒(oni eul,年病,即流行疫之意)的非常恶劣疾病的人。这种病是在腹腔内长黑毛而发病,患这种病的人定死无疑。死期有在发病后的第五日、第七日、第九日三种。对这种病须施行叫做兀苏塔塔贝(usutatabei,拔掉毛之意)的巫术。这种巫术施行得越早越有效,但若是强有力的萨满,在死期的前两天行巫,可以治好这种病。如果因延误而死,萨满要参加其葬礼,行兀苏塔塔贝之术。据说不这样做,这种病什么时候也会留在该家中。据池尻登氏《达斡尔族》一书所记载的莫力达瓦旗地方的习惯,“如果有染上烈性疫病而死去,特地要请萨满(yatakan)驱除不祥。但一般葬祭不请萨满,这成为一种趋向。”又“如果出现染恶疫尤其是染天然痘病而死去的人,这时一定要受亚他堪的除灾求福等仪式。”但这种现象在海拉尔群体中看不到。池尻登又说:“孕妇分娩以前死去,要请萨满除不祥之后火葬。”

在海拉尔群体中流传的四种巫祖传说中的三种关系到雷电。雷电被认为是达斡尔族神系的最高腾格里·布尔汗(tengri burhan)的命令执行者。例如,在

人间出现恶孙斯(sunsu,灵魂之意)如布土苦孙·阿塔气(butukusen ataki,蜘蛛精)等对人类非常有害的东西,并且谁也制服不了它的时候,腾格里·布尔汗为了镇压此魔,使人间和平,让雷电落下。他们把雷鸣称做腾格里·道德那(tengri dodona,天神叫唤之意)。在布特哈群体称雷鸣为浑多鲁·道斡道贝(hondolu dowodobei,雷鸣之意),并把下雷电称道兀·布无贝(dau bobei,声音下来之意)。他们认为雷鸣闪电的声响是腾格里·布尔汗降落一种叫做腾格里·兀苏(sengri usu,天毛之意)的金属物体来杀死恶灵。由于腾格里·兀苏与腾格里·布尔汗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它是具有异常灵力的圣物,而每位萨满都藏着这种东西。一般人不知其操纵之法,因此有遭受其危害的危险,所以如果捡到它必须拿到萨满那里。女人绝对不能触及腾格里·兀苏,如果她们触及此物,就会全身长疮,她不许到产家或丧家。把此物挂在小孩脖子,恶灵等不能靠近,因而也不会有被雷电击中的危险。不管多恶的疮,萨满拿着此物在疮的周围划一圆圈,就可以治愈。我只看见扎布·萨满的这种东西,他把它当作神圣的巫具,用三条念珠系结着它。有一种是青铜人形,另有一种为像铜镞一样东西,还有一种为精雕细刻的像宝珠形的东西,不管哪一种无疑都是人工制作的,但他好象相信它是腾格里·兀苏。用这种东西,把恶灵作为目标打中时,在其旁边的人们也会被卷进而死去。但他们的死是由于感到了天的气息,因此这是神秘的,应作为翁古尔(onggor)被人们祭祀。如果有人被雷电击死,就请萨满或喇嘛,萨满把死者置于高台上,说明被雷电击中的原因,还要叙述从哪个方向降下腾格里·兀苏,并说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

蒙古族萨满对雷击死亡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与达斡尔族相似。在科尔沁蒙古地区有一种叫“幻顿”的萨满比较擅长雷击死亡的处理。据调查,内蒙古哲里木盟库伦旗的诺来“幻顿”就善于为人禳除雷灾。他讲述的禳除雷灾的具体过程如下:遇有雷击人畜或蒙古包,便要请幻顿或萨满来禳除。这里,受灾人要从马群中挑一匹没人敢骑的生个子马,牵着它到幻顿家门口,将它拴在门前的拴马桩上,然后便对屋里大声喝喊:“有的地方都遭雷击了(来人绝不把这具体的地方告诉幻顿),你既然是幻顿,天是你的祖先,为什么还不知道?为什么还让雷劈了那儿?你算什么幻顿!……”如此将幻顿斥责一顿,然后便扭头回去了。幻顿一听便知分晓,立刻在屋里换上

法衣,披挂停当,然后便“哆哆嗦嗦”地出门去(似为“下神”了),骑上那生个子马,径直朝被雷击的地方去了。

到了雷击处,幻顿拿出蓝旗供上,把七星宝剑插在地上,用舌头一舔便知是哪个天降下来的,但他不说“降天”,而说“海拉拉介”,就是说这里被天“爱”了,并且能知道是白方向的天还是黑方向的天“爱”了,或是为什么“爱”了等等。然后,他就要念咒语。祭起蓝旗,使那地方“清洁起来”。据说任何妖魔和灾难都逃不脱这玉剑和蓝旗。而这面蓝旗则被称作“叫天旗”。据博(萨满)们讲,他们拿这旗叫天,可以把天叫下来降临到树上。

如果是包含遭了雷击,就要在包外的“篱笆”上做“苏勒”(用面制偶像等物)来驱魔避邪。

如果人畜的身上留下了雷击的痕迹,幻顿便拿着蓝旗和宝剑向西北祈祷,那痕迹就会当场消失。诺来说,他就曾为一个乌兰岗的人做这样的法术,使那人身上的伤痕消失了。

如果雷仍在轰鸣,幻顿便手执蓝旗向天叫骂。据说幻顿是天的外甥,故可以骂天。经幻顿一骂,天就会停止打雷了。

笔者在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后旗进行调查时,在哈日格苏木乌日塔拉嘎查看到过一棵被雷电劈断了的古树,当地村民都认为那棵树被“腾格林索木”(意为天之箭)打中了,并说有人看到过那支生锈的“腾格林索木”。可见,科尔沁地区蒙古族对雷击现象的看法和达斡尔族的看法基本相同。对雷击现象的神秘解释决定了萨满对雷击死亡的神秘处理。

每逢人生的关键时刻,如生老病死等,必请萨满来举行各种祈禳活动为北方信仰萨满教诸民族的共同信仰传统。活跃在10至12世纪的契丹人的祈禳活动尤为多种多样,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契丹妇女生儿育女后,其丈夫要往自己脸上涂些东西。其实这也是一种“祈禳”活动。王易《燕北

录》载:“契丹妇女产时,……若生男儿,其夫面涂莲子、胭脂;或生女时,而涂突墨。产母服黑豆汤,调盐。番言用此二物涂面时,宜男女。”很显然,所谓“宜男女”,即是契丹男子祈望儿女无病无灾,健康成长。

契丹辽地有诸多高山峻岭,如黑山、木叶山等等。契丹人视高山为“神”,并认为人死后的“灵魂”亦归“山神”管辖。如黑山,契丹人即视之为司“灵魂”之神山,人死之后,魂皆归此山。故每年冬至日,契丹人均要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

这些祈祷活动都和萨满教的生死观和灵魂归山观念密切相关。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大至全氏族、全村落的生存大事,小至每个人的生活细节几乎都和萨满发生一定的关系。日本学者池尻登在其《达斡尔族》一书中指出:“各莫昆有自己的系谱,通常每三、五、七年打开一次,对莫昆内出生、死亡等人口变动情况进行注册。关于打开家谱的决定和开家谱时,都请萨满参加。”

除了生老病死等人生仪礼与萨满教密切相关之外,婚嫁娶亲等整合仪式也和萨满教发生一定的关系。如,蒙古族婚俗中的拜火习俗、跨过火堆习俗都和萨满教的火崇拜观念有关。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婚礼中,至今新娘进婆家时,要通过两堆旺火才能入室,以取其吉利和兴旺之意。这一习俗可能是古代蒙古萨满教以火净化仪式的残留。类似这种渗透到民俗仪式中分不清其宗教面貌的萨满遗俗在北方各民族中都有残存,由于篇幅关系在此不作一一述说。

注释:

白翠英、邢源等. 科尔沁博艺术初探[M]. 哲里木盟文化处编, 1986. 15.

(责任编辑 马成俊)